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弹剑江湖

下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

弹剑江湖 图字 16 - 98 - 003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弹剑江湖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 1999. 1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 - 80641 - 183 - 6

I. 弹… II. 诸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645 号

弹剑江湖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00 千字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640 册

ISBN7 - 80641 - 183 - 6/1·025

(上、下)定价:36.80 元

目 录

- 第 十 章 雪蒙冤龙女逆反 (363)
- 第 十 一 章 公主出山入魔窟 (428)
- 第 十 二 章 嫫姆拔惊走公主 (477)
- 第 十 三 章 月弹剑谈入古洞 (509)
- 第 十 四 章 东海侠女夜放火 (550)
- 第 十 五 章 云雾隐约显仙子 (594)
- 第 十 六 章 划地断交绝金兰 (640)
- 第 十 七 章 云雾霁庐山显嵘 (682)

第十章 雪蒙冤龙女逆反

司马彦微笑说道：

“冰妹这种想法，确实奇妙，我们如有机缘，不妨一试。”

聂小冰笑道：

“前面那片隐隐山峰，便是‘北邙山’，也许可以从‘九幽冥后’司徒姊姊的口内，获悉‘中州七杰’为何向你寻仇之事，因为司徒姊姊的‘九幽派’，算得中原武林的一大主流呢！”

司马彦点头微笑说道：

“冰妹说得有理，司徒姊姊确实可能知晓此事。”

聂小冰娇笑说道：

“江湖传言，‘九幽’一派的门户森严，外人绝难进入，我们虽到‘北邙山’，会不会无法进入‘北邙鬼府’呢？”

司马彦含笑说道：

“上次我与马空群来时，确曾费了莫大心机，装神弄鬼地，闹了三夜，引出一位‘勾魂客’叶东明，诈作被他擒住才进入‘北邙鬼府’。如今，彼此有了欧阳仙子的间接关系，或许与前不同，只要以传音入密功力，通名请谒，司徒姊姊将大开鬼府之门，让冰妹见识见识这武林中独一无二的神秘所在。”

聂小冰高兴得扬眉笑道：

“我早就钦慕‘九幽冥后’司徒姊姊风仪，及‘北邙鬼府’奇景，这回身旷神怡，非好好见识一番不可。”

这时，天已入夜，地点已是“北邙山”中，高低坟冢，一望凄迷，为淡蟾华，萋萋蔓草，再加上飘扬在碑碣草树之间，明灭无定的惨绿磷光，委实会让人遍体生寒，望而兴怖。

聂小冰一面随同司马彦穿行于乱坟之中，一面微笑说道：

“彦哥哥，这地方真颇别致有趣，还不曾进入‘北邙鬼府’，便已充满了森森鬼气。”

司马彦闻言笑道：

“冰妹觉得别致有趣，但一般人却觉得阴森可怕，只要天色黄昏，夕阳一坠，便‘北邙山上少人行’了！”

聂小冰微叹说道：

“富贵穷通皆此例，将相英雄土一丘！我认为世人若能常到这蔓草荒烟，残碑断碣的乱坟堆中走走，或许会胸襟豁达，减少一些名心欲念。”

司马彦听得连连点头，向聂小冰称赞说道：

“冰妹见解真高，这几句话儿之中，充满了盎然道气。”

聂小冰失笑说道：

“彦哥哥怎么捧起我来，我们走了不少路了，‘北邙鬼府’还未到吗？”

司马彦略为观看周围地势，指着西北方三四丈外的一座高大坟莹，含笑说道：

“假如我的记忆不差，‘北邙鬼府’门户，应该是就在那座高大坟莹之后！”

聂小冰听完话后，柳腰轻摆，宛若点水蜻蜓，微一起落，便抢到那座高大坟莹附近，肃立恭身，暗提真气，施展“传音入密”神功，向坟后丰草中叫道：

“武林末学‘离垢书生’司马彦，‘玉琢嫦娥’聂小冰，因事特到‘北邙’，求谒司徒冥后！”

聂小冰连说三遍，见荒坟乱草之间，毫无回声，不禁微带愧色地，转身向司马彦笑道：

“也许因我所练‘传音入密’功力的火候薄弱，无法下达九幽，还是彦哥哥来施展你的‘三阳神功’一试。”

司马彦剑眉微蹙，讶然说道：

“北邙鬼府的门户之内，应该有人轮夜，慢说冰妹是施展‘传音入密’神功，就是提高嗓音发话，也必获得反应，如今这种迹象，出人意料，莫非又有什么蹊跷变化了吧？”

语时方了，忽然与聂小冰一同转身，目光凝视身后十来丈外的一丛高密草树。

聂小冰并沉声喝道：

“树后何人，不必遮遮掩掩，请出一会。”

树后人见踪迹业已败露，只得应声走出。

司马彦、聂小冰同时身形微飘，纵过一看，见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粗豪壮汉。

聂小冰首先发话问道：

“朋友怎样称呼？什么宗派？跟在我们身后，这等鬼鬼祟祟，是何用意？”

粗豪壮汉双眉一挑，狂笑答道：

“我叫金彦基，外号人称‘洛阳飞虎’，因妻室新亡，埋葬已毕，不忍别去，遂独自在她的坟前，徘徊悼念，这种行为，是否称得上鬼鬼祟祟？却要请这位名满乾坤的‘玉琢嫦娥’聂小冰姑娘，还我一个公道！”

聂小冰自知失言，玉颊飞红，无言可答。

司马彦因自己理亏，赶紧向这位“洛阳飞虎”金彦基，长揖为礼，陪笑说道：

“我义妹聂小冰一时失言，司马彦代为陪礼，请金朋友海

量相涵，莫加怪罪。”

金彦基抱拳还礼，眉宇间微含诧异神色，目光不住打量司马彦，并发话问道：

“尊驾就是不可一世的‘离垢书生’？”

司马彦摇笑道：

“离垢书生四字，虽是武林人物赠与司马彦的外号，但我却万不敢当金朋友所说的‘不可一世’之语！”

“洛阳飞虎”金彦基目光一闪，冷笑着说道：

“司马朋友，你大概有用我之处，不然决不会这等虚假谦冲！”

司马彦苦笑问道：

“谦冲是众人当具美德，司马彦并未以此自诩，怎会被金朋友讥为虚假？”

金彦基冷笑着说道：

“因为以尊驾的绝世武功，骄狂性格，及狠毒心肠，不应该把‘洛阳飞虎’四字看在眼里，会对我金彦基如此客气。”

司马彦弄得一头雾水，转面对聂小冰苦笑着说道：

“冰妹，看来我这‘离垢书生’不知已在中原地面，作了多少坏事？”

金彦基一旁接口答道：“一十二件，那一件都是恶毒无耻，神人共愤！中原武林同道，已在定期集会，要对你群起行诛！”

司马彦知道这种天大冤屈，决非空言辩解，可使对方相信，遂索性隐忍不言，只向“洛阳飞虎”金彦基失笑道：

“金朋友，司马彦自问无罪，但也不欲空言多辩，我只想向金朋友请教一件事儿。”

金彦基点头说道：

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尊驾风华绝俗，神

采不群，倘若我未曾深知你那恶毒行为，真不敢相信面对之人，会是中原武林同道的共所难容人物！”

司马彦无话可答，只有与聂小冰相视苦笑。

金彦基又复说道：“一来中原武林群雄，已推入集会，商议怎么向你兴师问罪，二来我知技艺不敌你，故不与你们争斗，若你们恃技欺人，在下也只好拼死一战。”

司马彦连连摇手说道：

“慢说司马彦及聂小冰，年岁尚轻，艺业微薄，便真有益代绝学，也不敢挟技欺人，请金朋友万勿多心才好。”

这“洛阳飞虎”金彦基见司马彦的神情语气，始终极度谦和，不禁也大出意外，愣了一愣，扬眉问道：

“你们有什么事情问我，不妨直说，金彦基倘能相告，便不隐瞒。”

司马彦陪笑说道：

“我兄妹因事来谒‘九幽冥后’司徒潞……”；

话犹未了，金彦基便摇手说道：“北邙鬼府早已封闭，‘九幽冥后’司徒潞把‘九幽派’更名为‘重光派’了。”

司马彦“哦”了一声，又复问道：

“司徒潞人在何处？”

金彦基笑道：

“司徒潞在黄河对岸的‘王屋山长明谷’内，新创‘重光派’，定于三日后开派宴客，并接受武林贺号‘重光公主’。”

司马彦向聂小冰笑道：

“冰妹，怪不得我们在此枉费心力，入地无门，原来司徒冥后业已变成‘重光公主’，率领手下，迁往‘王屋山长明谷’去了。”

聂小冰微笑说道：

“我们赶去一贺司徒姊姊‘重光派’的开派之喜。”

司马彦点头示意，回身向“洛阳飞虎”金彦基，长揖笑道：

“多谢金朋友见告，司马彦、聂小冰即当赶往‘王屋山长明谷’，参与‘重光派’开派盛举。”

金彦基双目之中，异芒微闪，也不再多言，便与司马彦等拱手为别。

离却“北邙山”，驰向“黄河”，聂小冰见司马彦剑眉深蹙，知道他是为了马空群冒名行恶，辱及‘离垢书生’名誉之事闷闷不乐，遂含笑劝慰说道：

“彦哥哥，常言道：‘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可对人言只二三’，你应该放宽胸怀，振作一些，倘仅气愤消沉，岂不更使马空群自鸣得意？”

司马彦苦笑说道：

“冰妹，我们自然应该振作，再不振作，可能会被中原武林人物，乱刃分尸，那‘洛阳飞虎’金彦基，不是业已声称，一千中原英雄，欲对我群加声讨了吗？”可恨的只是马空群踪迹飘忽，何处相寻？在未能把他擒住之前，我真寻不出确切凭证，来为‘离垢书生’伸屈辩冤，堵塞悠悠之口。”

聂小冰也觉这桩天大冤屈，委实有些百口难辩，只好含笑说道：

“彦哥哥，我们且把希望寄托在司徒姊姊身上，她领袖中原，见多识广，或许会对我们有所指教。”

司马彦点头说道：

“这位司徒姊姊，委实值得敬佩，你看她舍去‘北邙鬼府’，迁居‘王屋山’，把‘九幽派’更名‘重光派’之举，是何等光明正大！”

聂小冰娇笑说道：

“尤其是‘长明谷’这地名，选得更好，由‘九幽’到‘长明’，正是截然大变，可能司徒姊姊是因‘龙湫旧恨’已消，才不再在‘北邙鬼府’之中埋头遁世。”

司马彦对聂小冰这种看法，点头同意微笑说道：

“翠眉妖女姬绿绮，已在庄伯乐手下，惨遭报应，‘大还丹’也鬼使神差，巧妙无伦地归还旧主，司徒姊姊的‘龙湫旧恨’确实业已消除，冰妹把她这种由黑暗转为光明的心情，猜得丝毫不错。”

两人一路感叹，渡过黄河，赶到“王屋山长明谷”内，求见由“九幽冥后”变为“重光公主”的司徒潞。

司徒潞一听“离垢书生”司马彦，“玉琢嫦娥”聂小冰之名，立即命人请至一间静室以内。

司马彦、聂小冰坐了片刻，那位风华绝美的“重光公主”司徒潞，便自含笑入屋。

司马彦上次在“北邙鬼府”之中，曾经见过司徒潞，遂赶紧站起身形，抱拳笑道：

“司徒……公主，小弟司马彦，上次曾以‘耿天心’之名，在‘北邙山’，拜识尊颜，这位是我义妹聂小冰，江湖中获有‘玉琢嫦娥’外号。”

聂小冰也含笑起身，向这位司徒公主礼见。

司徒潞加摇双手，含笑说道：

“我根据我和‘无为仙子’欧阳贤妹的关系，应该称呼你们彦弟、冰妹，你们可知我方才为何不亲自出迎，及此刻才来相会之故吗？”

司马彦方一蹙眉，聂小冰已笑声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是不是你在接见来贺‘重光派’开派的中州

武林人物？”

司徒潞看了聂小冰一眼，点头笑道：

“冰妹猜得不错，但前厅八位中原武林道的代表人物，除了来贺‘重光派’开派以外，并约我参与共歼‘离垢书生’之举！”

司马彦俊脸一红，蹙眉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这样说来，你已经知道小弟负屈含冤，声名扫地之事了吗？”

“我自然晓得马空群与你有虎贲中郎，仲尼阳货之似，也曾加以解释，但那些中原武林人物，却绝不肯信。”

司马彦苦笑说道：

“这也难怪他们，连我自己都有一点不相信马空群会和我声音笑貌，无不绝似！”

聂小冰向司徒潞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你知不知道马空群究竟以‘离垢书生’司马彦之名，作了些什么恶事？才把中原武林人物，如此激怒！”

司徒潞微叹说道：

“彦弟，刚才那些武林代表，向我举发了你所作所为的十二件恶毒之事，我不必一一细述，只将其中三件，说给你听。第一件是你血洗‘伏牛山露修禅寺’，把寺内八名僧徒，惨杀七人，并纵火焚尸焚寺！”

司马彦听得双眉一蹙，钢牙暗咬。

司徒潞继续说道：

“第二件是你于‘幕阜山鹰愁涧’畔，把在黄河一带，颇负英名的空门女侠‘白云师太’，先奸后杀！”

聂小冰大声说道：“罪过罪过！该死，该死！”

司马彦也恍然大悟，知道了“中州七杰”在“龙门山”

口，及“洛阳飞虎”金彦基在“北邙山”中，何以对自己那等仇视鄙薄之故。

司徒潞摇头一叹，又复说道：

“第三件是马空群假借彦弟之名，在中原一带，尽量折辱‘武当’、‘少林’门下，并在每次伤人逞凶以后，狂歌‘武当少林何足道？离垢书生震江湖’二语！”

司马彦瞿然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前厅八位武林人物之中，便有‘武当’、‘少林’两派人士吗？”

司徒潞点头答道：

“武当派是由武当掌教真人的三师弟，号称‘武当第二高手’的青松道长代表，少林寺则派了硬功绝世，性情极刚的达摩院首座法明禅师前来。”

司马彦苦笑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我简直成了举世武林公敌。”

聂小冰柳眉双挑，扬声叫道：

“彦哥哥，你如今已不应该再发牢骚，叹冤屈，而应该向司徒姊姊请教补救洗刷之策。”

司徒潞自袖中取出两具面罩，递与司马彦、聂小冰，含笑说道：

“彦弟，冰妹，你们且戴上这两具面罩，参与我们‘重光宴’！”

司马彦手持面罩，苦笑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我从今又不能以真面目对人了？”

司徒潞摇头笑道：

“彦弟放心，我在重光宴上，便会把握适当机会，介绍你与那八位意图同声讨‘离垢书生’的武林雄豪见面。”

聂小冰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这样一来，不是难免在你‘重光派’开派盛宴之上，起了互相争斗吗？”

司徒潞目光一闪，微笑说道：

“不起争斗最好，倘若起了争斗，彦弟与冰妹妹必须尽展所学，把他们一齐战败，只不伤人便可！”

聂小冰“咦”了一声，含笑说道：

“我想不到司徒姊姊竟主张我们当筵出手！”

司徒潞含笑说道：

“少林、武当、以及其他门派，近年因好手凋零，颇为怕事，故而上次‘云梦争奇大会’，均未见他们遣人参与，今日来我‘王屋山长明谷’，表面上虽是庆贺‘重光派’开派，及邀我凑足十大代表之数，共同声讨‘离垢书生’，实际上也含有探测探测我这由‘九幽冥后’蜕变成‘重光公主’，到底有多大实力之意，故而我不仅要彦弟冰妹出手，连我自己也会给他们看点颜色，将来才容易使他们服服贴贴，共谋歼除‘武林八霸天’之事。”

司马彦讶然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你也知道‘云梦三奇’与马空群，‘南荒毒猬’柳文宗等，沆瀣一气，合组‘八霸帮’之举了吗？”

司徒潞笑道：

“我不但知道他们企图拥‘仙肌嫫母’为首，合组‘八霸帮’，也知道‘赤手妖龙’姬玉城，重现魔踪，大掀风浪！”

聂小冰恍然有悟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是不是‘东海龙女’艾紫君，已来看过你了？”

司徒潞点头笑道：

“君妹虽然来过，但已于前日离去。”

聂小冰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连连顿足。

司徒潞笑道：

“冰妹不要着急，你的心意我已知晓，目前因世劫方殷，群魔乱舞，自应以除邪卫道为重，等到‘八霸帮’消灭，‘赤手妖龙’一死，武林间略得清平以后，包在我的身上，使彦弟独揽二乔，妒煞曹孟德于九泉之下！”

司马彦听得郝然垂头，聂小冰却芳心大慰，又向司徒潞问道：

“司徒姊姊，你方才说是他们邀你凑足十大代表之数，为何除你以外，前厅只有八位？”

司徒潞目光微注聂小冰，点头笑道：

“冰妹颇为细心，他们九大代表之中，有位‘华山剑客’郭春阳，尚未赶到。”

说到此处，外厢传来三记金钟脆响。

司徒潞笑道：

“重光宴已开，彦弟冰妹戴好面罩随我入席，一切都看我眼色行事便了。”

司马彦和聂小冰如言戴好面罩，跟随司徒潞一齐走出静室。

因宾客包括司马彦、聂小冰在内，共仅十人，故而所谓的“重光大宴”，只有一席。

筵席设在“长明谷”内一方平坦石坪之上，面瀑背峰，展远视阔，景色绝美！

其他八位武林人物之中，赫然竟有日前已在“龙门山”上会过的中州第一杰“生死手”管安澜在内。

司徒潞入席以后，笑语风生，殷勤招待，菜肴也山珍海

味，丰盛绝伦，酒则更是秘制佳酿，香醇无比。

直等酒过三巡，菜添五味，司徒潞方对少林达摩院首座法明禅师，含笑说道：

“法明大师，适才司徒潞说‘八霸帮’的组合份子，全是穷凶恶极之辈，若不趁其羽翼未丰之际，合力歼除，必成武林大患一事，大师与诸位同道研商结果，认为如何？”

法明禅师合掌当胸，念了声佛号答道：

“贫僧等认为‘八霸帮’开帮之期，是在明年四月，故请司徒公主先与我们共诛司马彦，然后再仔细商议翦除‘武林八霸天’之策。”

司徒潞看了脸垂面罩，坐在自己身旁左侧的司马彦一眼，又向法明禅师含笑问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大师对司徒潞所告马空群与司马彦声音笑貌完全相似，其中恐有误会之语，仍未置信？”

号称“武当派第二高手”青松道长接口笑道：

“司徒公主，不是贫道等不信尊言，只因司马彦所作所为，血腥太重，罪孽太深，除非把他与马空群一并请来，并使马空群自承罪状以外，贫道等忝负武林各派托付之重任，倘对其加以宽恕，似乎难抑众忿！”

司徒潞静静听完，点头笑道：

“道长所说，也是情理中言，司徒潞忝为武林一卒，凡对铲不平，扶正气之举，岂肯后人？且等这‘重光宴’了以后，便敬遵所命，略尽绵力！”

“生死手”管安澜大喜笑道：

“司徒公主深明大义，管安澜代表‘中州七杰’兄弟，敬你一杯！”

司徒潞含笑饮尽杯中美酒，目光微扫席上群雄，笑吟吟地

说道：

“诸位武林高明，司徒潞有句话儿，要想当筵请教！”

法明禅师说道：

“司徒公主有话请讲。”

司徒潞含笑说道：

“司徒潞弃‘北邙’，迁‘王屋’，易‘九幽’，称‘重光’之举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青松道长拇指双翘，笑声赞道：

“司徒公主此举，足见睿智高明，凡属武林同道，料来无不钦佩。”

司徒潞笑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诸位高朋应该对我‘重光派’，有以为贺。”

这两句当面索礼的语儿，大出群雄意料，使席间八位仓卒未带贺礼的武林豪雄，相顾无语，均有愧色。

司徒潞闪动着两道朗如秋水的眼神，一扫群雄，缓缓笑道：

“诸位高朋万莫误会，司徒潞并非贪货索礼，只是想请诸位各自显露一手绝世神功，使‘重光派’门下子弟，得开眼界，并志今日盛会。”

群雄听司徒潞这样说话，才一齐恢复了满面笑容，法明禅师首先大笑道：

“这事不难，我们均可献丑，但司徒公主也不能独吝妙技。”

司徒潞点头笑道：

“司徒潞决不藏拙，今日在席之人，各展所长，留下一些雪泥鸿爪，不仅为‘重光派’之荣，也算得上是武林佳话，但不知那位先显神功，以为领率？”

青松道长向法明禅师笑道：

“法明大师执掌少林达摩院，年德具高，应该先倡盛举。”

法明禅师也不多作谦逊，呵呵笑道：

“青松道长既要贫僧出丑，我便先行抛砖引玉也好。”

说到这里，转向司徒潞笑道：

“司徒公主，烦你命人取方石碑备用。”

司马彦以为法明禅师是要施展少林派精擅的“开碑重手”，不禁与聂小冰相视一笑。

石碑取到以后，法明禅师右手一伸，神功微聚，只见他食指上端，突然涨粗不少。

司徒潞含笑叫道：

“我们眼福不错，法明大师要施展少林绝学‘一指禅功’！”

法明禅师微微一笑，运指如飞，划石如粉，在那方石碑之上，镌出了“武林恶寇司马彦之墓”等九个深深大字。

司马彦及聂小冰，看得简直啼笑皆非，司徒潞却忍俊不禁，摇头失笑。

法明禅师硬功绝世，指力极强，这用“一指禅功”，为司马彦镌碑之举，又迎合群雄心理，自然博得一致盛赞。

第二位显神功之人，便是被称为“武当第二高手”青松道长。

青松道长不离席，微微说道：

“贫道功力薄弱，难望法明大师项背，只好勉强塞责，一试‘武当百步神拳’。”

话完，伸手遥向悬挂在一丈三四尺外峰壁古松横生干上的一具金钟，虚空三击。

不闻锐啸，不见劲风，那具金钟却随着青松道长的空拳遥击，接连三响。